



酒是一包药

□刘冲

川渝两地喝酒，时不时会听到猜拳行令者放声吆喝：酒是一包药呀，不喝硬是睡不着！

咦，酒咋成了一包药，而且不喝还睡不着？带着疑问一琢磨，似乎又觉得有那么一点意思，值得说道说道。

那么，酒到底是什么药？

首先让人想到的，酒是“春药”。一说到这里，有人可能就要忍不住掩口而笑了，不能说你意会得不对，但这里要说的是，怀春、思春、伤春，几乎人人都曾体验过。但出于羞涩，大都隐忍不发，只是含苞而未绽放，一缕芬芳大多化为一声叹息。倘若适时地饮点酒，景象可能就大不相同了，虽不敢说一定能使所有花蕾都瞬间烂漫，但至少可以让一些堵塞的情感得以宣泄。“不怕风狂雨骤，恰才称，煮酒残花。”“年年雪里，常插梅花醉。”“回首紫金峰，一江春浪醉醒中。”因时局动荡，饱受分别之苦的李清照，借酒浇愁愁更愁，才让那么多的思春、伤春之情流淌于纸上，让后来人读之，仍唏嘘不已。

相对而言，男人更不善表达，尤其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友谊、敬佩之情，总是闷在心里的，往往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才有可能使其内心起波澜，情感决堤。常在酒局中的人，这样的场景应该不难看见：两个喝得面红耳赤的男人，情

绪亢奋，滔滔不绝，在不断的你敬我我敬你中，或掏心掏肺，或感激涕零，或击掌相庆，或热烈熊抱，坦诚相见，如入无人之地。设想一下，此情此景，如若不是发生在酒桌上，人们会不会投去诧异的目光，甚至引发围观？

许多冷硬的外表下，都隐藏着一颗柔弱的心。而要想看见这颗心的真实表情，很多时候还是得靠酒精。我有一哥们，人长得挺拔，是不少女人喜欢的阳刚帅哥，但她们想不到的是他也有十分脆弱的一面，因为她们没跟他一起喝酒。记得有几次，本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喝得正欢，也不知是触了什么景生了什么情，或是某一句话刺激了敏感的神经，反正泪流满面的他就弄得大家面面相觑。试探着问他怎么了，不闻回答，只听号啕大哭，弄得大家都有些不知所措。后来习惯了，就让他有泪尽情流，这也许是他最好的情感释放方式，冲洗掉积淀在心中的某些块垒。

其次，酒是一种迷幻药。有朋友说喝酒的最高境界，就是似醉非醉，说起话来无拘无束，却又不失格失德；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却又不跌跌撞撞，总之一句话，飘飘欲仙，了无牵挂，随心所欲。这种如痴如醉的状态，就是在酒精作用下产生的最佳迷幻效果。但要进入这样的状态，实难人为操控。差一点，状态出不来，若要勉强为之，就是装疯卖傻；而过犹不及，可能就真成了酒疯子；恰到好处，则是可遇不可求，喝一辈子酒能遇到一两次，你就知足吧！

既然酒有迷幻药的功效，那致使喝酒人产生幻觉犯迷糊的后果，就必须引起足够的提防。据传说，诗仙李白就死于饮酒而导致的幻觉：在一个月圆之夜，李白泛舟湖上饮酒，喝得兴起，欲捞起水中的月亮，不慎失足落水身亡。假如李白果真死于因喝酒而出现的幻觉，那我们真应该向这位伟大的诗人致敬了，感谢您用自己宝贵的生命向后世饮者发出善意的警示：喝酒有风险，迷幻须警惕！

酒是保健药，这应该是大家认可的吧？说到酒的保健功效，自然会想到市面上卖的各种保健酒和民间各自泡制的药酒，保肝补肾的，追风祛湿的，舒筋活血的，不一而足。拿这些添加了不同中药材的保健酒和药酒来说酒有保健功能，似乎有点难以服人。其实，酒本身，自有其保健作用。无论是白酒、黄酒还是红酒，说到其保健养生的功效，都可以长篇大论甚至著书立说，为避免当托儿之嫌，在此就不一一展开絮叨了。

最后，不得不说，酒也可能是毒药。

凡市场巨大、利润丰厚的地方，总会有心怀叵测之人的觊觎，总会有肮脏的黑手染指，酒当然也不例外。因此，喝假酒喝瞎眼、喝死人的事时有发生，这样的酒，不是毒药又是什么？假酒，本不在讨论的酒之列的，更不能与酒相提并论，但因其常常鱼目混珠，让人真假难辨而误喝，危害巨大，后果严重，也就实在无法绕过去。

害人的假酒是毒药，真酒也可能成毒药。空腹喝酒、身体有恙喝酒，都有可能使美酒变成毒药，对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，因为喝酒的方法不对，喝酒的状况不佳。

那么，身体健康，方法得当，喝的也是真酒，是否就万事大吉了呢？未必。如若长期过量饮用，酒照样会变成毒药，其后果仅是慢性中毒与快速中毒的差别。有的喝得胃出血，有的喝成酒精肝，有的喝得手发抖，有的喝成酒精依赖症，有的喝得脑溢血……最惨烈的是，有的竟然喝得一命呜呼！这一下倒是睡着了，只是这一睡，就永远睡过去了，太不值得。

酒虽好，切莫贪杯哟！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眼镜科技杂志）

划甘蔗

□吴洛加

观众五花八门，剃头的、磨刀的、补锅匠、弹花匠，见此光景无不卸了担子停了脚步，众人的目光聚焦于场子中央，看那人那刀如何把甘蔗玩出十八般花样。

甘蔗竖立在地上，顶端被参赛者用刀刀轻轻按住，随着一声清脆的“嘿”，刀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带着风声凌空劈下，蔗皮应声而开，露出里面洁白的蔗肉，观众群响起啧啧赞叹，以及对选手们的刀法评头论足。

比赛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悬念。有一次，个头矮小的二毛率先出场，那根甘蔗很高，踮起脚尖都够不着。他环顾四周，看见隔壁面馆的板凳，拖过来就站了上去。其他参赛者纷纷抗议，二毛双手叉腰，鼓起眼睛大声反驳：“规则又没说不能踩板凳！”说完，“嚓”地劈下一大截甘蔗，得意扬扬地跳下板凳，像得胜将军跃下战马。

规则限制用手扶持甘蔗，只能用刀从上往下划，划掉多少得多少。便有人犯了贪念，想一刀到底将整根甘蔗收归己有，结果事与愿违。莽娃就出过洋相，他双脚腾空一刀砍下，不料绵韧的甘蔗受力反弹，仅蹭掉了些许皮毛，他涨红了脸悻悻退下。后来者三下五除二瓜分殆尽，没有留给莽娃翻盘的机会。

划甘蔗游戏的门槛不低，并非谁都能玩。刀刀飞舞，稍不留神可能伤到身体，所以女孩们大多退避三舍；那些戴眼镜的娃儿也很少染指，毕竟谁也不想让刀儿只砍到空气献丑。他们便在场边扯着嗓子喊加油，眼镜片后面满是羡慕。胜利者也会与他们共享果实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快乐得如同撒欢的小狗。在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、游戏机的时代，小眼镜寥若晨星，哪像现在，十个娃儿中就有三四副眼镜了，看着都令人揪心。

划甘蔗游戏讲究心稳、眼准、用力恰到好处。我们那条街上公推张家老大为

划甘蔗的NO.1，他每每出场都斩获最多。某次六人比赛，前五个费尽力气也只划掉了整根甘蔗的四分之一。轮到张老大出场，他的刀尖像蜻蜓，在空中飞了一个“8”字后轻轻吻住甘蔗顶，众人屏息，不敢眨眼，猛听他“嗨”地大吼一声，陀螺般旋转一周后金鸡独立，手起刀落，势如破竹，那根高过人肩的甘蔗被他一划到底，在场子中矗立了半分钟才轰然倒下！

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那年张老大还未满12岁，下面有三个妹妹。他很小就帮爸妈干活，每日在街沿屋檐下用刀斧劈柴火煮饭，挑着木桶为家中厨房担水，胳膊上鼓起铁疙瘩似的腱子肉，是个心灵手巧、人见人爱的小男子汉。

如今，划甘蔗的游戏已经成为过去，那些欢声笑语，那些充满挑战的场景，却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反复播放，每每想起，嘴里仿佛有了甘蔗的甜香。那是属于我们的童年，孩子们用最简单的游戏创造了最纯真的快乐，并在游戏中学会了合作、竞争和分享成功的喜悦。划甘蔗其实还是一种原汁原味的市井文化，闪烁着智慧之光，有必要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得以传承，提醒我们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不要忘记出发的地方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李花白(外二首)

□廖黑叔叔

整整一个季节的冰雪突然从铁锈般的枯枝里冒出。满世界的暖香只为告诉你：没有什么不能捂热

春天的序幕

这些天，春天正忙着布局
我却重复着两件事儿

第一件事儿，看枝头上一枚孤独的花蕾
如何无声无息绽放成花朵

第二件事儿，看枝头这朵依然孤独的花
如何引来一只跳舞的蝴蝶

水暖

三只白鹅在小河拐弯处戏水并不介意被我误认成三只白鸭
排着队，左一下右一下
整整齐齐，划着红掌下的绿波
（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）

山里的树(外一首)

□倪金才

山里的树扎根在山里和山里的人一样本分朴实
它们总是按季节生长
按季节泛绿
按季节开出繁花
按季节结出硕果
它们一辈子与世无争
高大的做栋梁
低矮的化作柴火
其中一两棵，被做成棺材
送山里的人走完最后一程
只有最高大最古老的
站在村口，成为村庄的守护神

山里的狗

被寂静与闲散牢牢拴住的是山里的狗
它们常常在柴草堆旁便度过了自己本分的一生
它们最为可爱之处在于一生仅有一个主人
它们最为快乐的时光是与主人在地里
追着自己的尾巴尽情撒欢
它们当中最沉稳的与猫结为了朋友
最长寿的被称作老狗
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它们常常用几声吠叫来表明自己的忠诚
那些来自城市的狗它们一概不视为同类
身为一条狗，它们宁可看门也不愿躺在主人的怀里
靠谄媚，被唤作宠物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

我牵着放学的孙子路过街口的水果店，门前一排粗壮笔直的甘蔗昂首挺胸，头上的甘蔗叶在风中簌簌作响，仿佛是列队受阅的士兵。小家伙立刻两眼放光：“爷爷，我要吃甘蔗。”现在的甘蔗都是脆秆型的，比小儿胳膊还粗，一根有七八斤重，咬一口满嘴蜜汁。我儿时常见的绵秆甘蔗，如今难觅踪迹，据说都投奔糖厂化身成为甜甜的糖浆了。

水果店老板展示的甘蔗加工技术，不啻为一场引人注目的视觉盛宴。他把甘蔗送进全自动削皮机，摁下开关，那轰鸣声就像为甘蔗的变身仪式伴奏。甘蔗转眼间脱去粗糙的外衣，变得光洁如玉，再被切割成麻将大小的丁块，以大纸杯装了，孙子用牙签挑食，像是在品尝茶余饭后的小零食。

然而，尽管用牙签挑食甘蔗渐成时尚，但我心中却始终怀念另一番场景。几十年前，我曾经与小伙伴们把吃甘蔗当成游戏，充满了期待、挑战和快乐。游戏中获得的甘蔗，在我们看来无疑是天底下最甜香的美味。童年时对美食的记忆，在舌尖上留下了深刻且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那些年月，我与伙伴们常玩的一款游戏名曰“划甘蔗”，“划”在这里的发音与“花”相同，意思是用锋利的工具把东西割开。游戏用的甘蔗，是你几分我几分筹集卖牙膏皮、漏水的零钱买的，不出钱的人只能当观众，这规则也算公平。

往往采用划拳决定出场的顺序。如果前面的崽儿把甘蔗全部划完，后面的人就只能舔舔手指吞清口水。不过率先出场的人并不一定就能占尽便宜，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后来者居上的戏码。这个游戏比的是智慧、体力和运气，与出场顺序关系不大。

活动现场围成大小两个圈，内圈是甘蔗的出资人，外圈则是不买票瞧热闹的看客。划甘蔗的竞技场颇具诱惑力，穿叉叉裤的鼻涕娃儿你推我搡挤到最前面，后面的

